**少年節快樂**

◎ 陳宗暉

我曾經在夏天快結束的時候，跟著一群人乘船去跳海，那是我最親愛的一次畢業典禮。我想卸下救生衣，因為當時不停捧著我的海水讓我覺得自己正在自然逃生。有人看見遠方有深海喙鯨出水換氣，那就像是海面上的流星，只會發生一次。失明以後我們指認彼此的方式就是我們曾經一起看見飛旋海豚看見抹香鯨。

失眠以前，我們曾經一起摸黑認字，一邊散步一邊練習交談。

這就是，看見海豚的感覺。後來我散步去看《路邊野餐》，那就好像划船進入年少時的電影社，教室門窗緊閉，窗簾全部拉起來；那個時候，非社員繳交三個拾圓就可以借住一晚。我們分別一起去了比海遙遠的地方，某些我們，可能一直都沒有回來。導演說他其實沒有看過海豚，「只是因為我的媽媽喜歡大海。」

烏鴉飛過暗夜的時候，我就覺得那是因為有電影快要開始了。

遙遠的東部小城有說不完的雨。你那裡就算雨停，我這裡撐傘還是連夜下著。第一次去圖書館的時候，圖書館也是新的，很多書架都是可穿越的。圖書館的角落有整牆的錄影帶，每個標題都好像地名，而那些錄影帶就是車票或船票。《四百擊》裡的男孩說他如果真的要被送去當兵，他只想當海軍，他說他從沒見過大海。男孩最後一直跑，跑向大海沒有入口。

我在山下奔跑，為什麼一直奔跑停不下來？是因為後有追兵，還是盡頭有人在等？我恍惚發覺我愈是向前邁進愈是在逆時針裡繞。我在我的颱風裡向前奔跑，颱風過後總是西南氣流，在我拔足狂奔的大雨裡，我想起很久以前我們都互相提醒明天的天空會下魚，降下很多沙丁魚和竹筴魚。如果給我一場水上龍捲風，現在的我也可以開始降落年少時的魚。「沒有逆時針到不了的地方喔。」多年以後的暗夜裡，收到一封逆時針而來的簡訊，我突然想起，其實遠方一直有人正在看守著我。

看守著我們的年少時光。平快車闖進山洞時，車廂裡的燈會瞬間醒來。車廂裡總會有一兩盞燈是壞掉的，那閃滅就是訊號。走在路上總會遇見一兩個速度慢下來的人，是壞掉的。

我們都不知道，那時的交談是為了和現在的自己對話。我們都不知道，那時不停地寫信是為了治療現在的自己。

荷索從慕尼黑徒步到巴黎探望生病的朋友，他堅信只要一直走，遠方就不會是死亡。逆時針向前走回去探望生病的朋友。

我在我自己的遠方日夜奔跑。年少的我們在黑色的樹洞裡投遞站內信或寫沒有人看得懂的日記。最後一張明信片寄來的時候，郵戳蓋的是「郵件處理中心」，寄件人的地址沒有交代，但我們知道我們各自在哪裡，所以我就放心去找了一個樹洞睡了好久好久。寒害來襲的時候，焚燒那些交談，在每一次踩進危崖的時候，向遠方投話。你好嗎？你要去哪裡？

**醒**年快樂。從此我的生日不只一天，從此跨年也不是發生在每年的最後一天跨向明天。跨越總是後知後覺。我正在回信給我最遙遠的密友，無論那個人其實有多近，無論那個人有多遠。如果我又可以背包上肩隨時出發，我會寫明信片給我們的年少看守員，地址就算不夠完整，郵件處理中心最後還是會送達。水上龍捲風出現的時候，每當我又被那時的少年拯救，我就想要對我們說一聲：「少年節快樂。」我們一直都在從事既不健康又不快樂的事，所以我希望我們更健康，我希望我們更快樂。

―― 節選自 陳宗暉，《我所去過最遠的地方》，台北：時報文化，2020年，頁133-135；另見 自由時報副刊，2016年8月23日。